伊洛淵源錄

邵康節
張橫渠
張御史
呂侍講
范內翰

楊學士
朱給事
劉侍士
李校書
呂寶文

呂宣議
呂和叔
蘇博士
謝學士
游察院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五

康節先生 辛亥生 追封新安伯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案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甲子戌時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

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
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
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
尙友於古而吾未甞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
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盖始有定居
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
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
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
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
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甞強以

語人而就問者曰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
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
齊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飮
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
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
雖兒童奴隷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
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
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
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

雖同尊聖人所由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
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
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
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
謂門戶之衆各有所由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
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
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
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
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

慭遺哲人之歯鳴皐在南伊洛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
終

行狀略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
覇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硏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
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
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
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
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
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
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旣受其學

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遂於齊汶達於梁宋若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十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先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

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
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
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
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
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
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
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
丞吕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吴公充
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
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
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

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
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善為詩平易而
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
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
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
其先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
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
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
早亡

遺事十五條

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程

氏遺書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

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見事甚言大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

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
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
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
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
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旣知之安
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
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荅書云頤與
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

傳說曰邵伯温云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無可主張伊川猶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我亦是生薑樹頭生也又一說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此不過一時問答非有深意生薑非樹頭可生者此理之所無使此物在樹上枯死無疑蓋堯夫病中所說指在前之物而為言庶節於伊川語有不肯從以理之所無者

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甚甚事曰有甚事堯夫曰我

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疑此只是心虛
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
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
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
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
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
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
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
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
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

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
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
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
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
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
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
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
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
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
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見呂氏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
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㨾看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
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
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
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
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
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
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
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
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

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憑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見蔡語錄

新增朱子語十條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見康節畫像贊

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讖緯之言也 見與張孟遠書

康節胸中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見語錄下同

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淸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那用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康節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

康節煞有好話近思錄不曾收入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是强似皇極經世書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大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顔子之樂亦不恁地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康節數學源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筭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敏能筭法看經世書皆畧畧領會得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五

名臣錄外集尹焞曰先生昔在京坐虎皮說易听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処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无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六

橫渠先生

明公 庚申生 追封郿伯 一云獻公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祈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

生焉知死只略言之死之事只是生也更無別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銳然欲學聖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朱子曰此意正要學者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非

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

妄只謂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即濯去
旧見以来新意朱子曰
若不濯去旧見何處得新
意来今學者有二種病一
是主自家意思一是旧有
先入之說
曰讀書久則毋由考校得
義精盖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
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
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
夜中或靜生得之不
記則思不起但通貫
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
疑明己之不達每見
每加新益則學易進
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朱曰近覺先生

諸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事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

或誦之說最爲捷徑然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及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万世開太平朱子曰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

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

既使人有知者則及
有復明之理此先生
以道自任之志

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

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

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
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
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
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
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
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閑人
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
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
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
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
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

感異憂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
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
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
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
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
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
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
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
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

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慱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十以王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溫公

横渠之殁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猝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

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
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
諸侯之大夫則已貴豈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
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
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
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
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
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
淳而伯淳論遜 博謀及於賤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

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 一十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 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横渠言氣自是横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已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荅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

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別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見程氏遺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見上蔡語錄下同

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
如此不熟

横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
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
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
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
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
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横渠嘗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
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
生衰絰挽車以歸 見邵氏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顧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顧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見程氏遺書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爲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

自羊皮虎皮出左傳以此為播席

與伊川問其叔父奚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起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新增)朱子語九條

上蔡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振二先生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 見答胡廣仲書

早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見橫渠畫像贊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䂓模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䂓模底康節見語錄下同

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橫渠之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此語極好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

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著力處也 見答張元德書

張御史

行狀 呂大臨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群童子狎戲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鄉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為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

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己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釆捎歲用民力久為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釆捎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于有司而罷其後正就河壖為場立價募民釆伐以給用言之郡守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監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為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塞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舉莫能欺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

鬪訟寇盜倍蓰它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敎喩使無犯法聞君父老使之教篤子弟服學省過作記書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給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熙寧初上初卽位登用大臣將有大爲以御史召君喜以爲千載之遇閒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畏避其大要著君心進有德謂以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末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興亡者人雖以爲可言皆闊略不辨旣見而所改亦更寢異初議左右近臣不以德進君

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荅君曰戠之狂易宜其為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為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付小惠訟者往往扣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来民訟幾希是惟公知

吾邑民之一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正
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
日言未嘗一及於義接人無貴賤踈戚未嘗失色於一
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
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
勉勉矯強任道力行無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
自省心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
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嵗以爲己病少孤不得事親而
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撫其孫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
罔不周恤有妹寡居于家竟寧君力爲經其家事別內
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既傳女有歸誠意懇切一不弛其

勞人以爲難而白屋落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
餘年君惻然又哀助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
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愿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
自假而勇於不屈從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晩而講
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
如此道其無憂乎既暴病卒載恐失將以不欲生將葬
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
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
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旨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
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
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以其狀以請

按呂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云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 五條

張戩爲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請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退而家居申臺不視事而待罪 見温公日錄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先生因曰卻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見程氏遺書下

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以為得中也 薛景庸名昌朝横渠門人嘗為御史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以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

裁其弟天祺與學之便錯

新增 朱子語一條

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强把這心來制縛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他是不思量事寄寓一箇形象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心不來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一箇中又更生出頭緖多他所以說終夜聽不

得又曰天棋是硬截温公是死守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見語錄

廙按温公嘗患思慮紛亂終夜不寐程子謂人多少血氣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温公後得一術常念一中字程子又謂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數珠之為愈故贈以數珠温公不受然儒家治心亰自有法而法不出乎持其志而已持其志不出乎主敬而已當時程子何不舉以為告豈以温公之賢而有未易以語此者歟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之第六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七

呂侍講

家傳畧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為講官(崇政殿說書)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初復官知單州)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直秘閣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而卒(年七十八)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

正獻嘗謂張耒曰此子不欺暗室守官京師不謁金諫遇任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居用當世吳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爲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有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氣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

學者不由公開處遂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
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
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
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
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
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其讀往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
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
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
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
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

除諫官累辭未獲子騰
在迩英獻曰法從龍
蒙當觀第一義公笑
而不答退謂范淳夫
若辭不獲命及以陽
畏為首時畏方在言
路以陰詐自任頗為
子騰所厚故公及之

說某人只是說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
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
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
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
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慢
諫自信動失衆心寖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雱侍
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
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
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
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
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
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

公晩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粮數日
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
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
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
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
方罷

公之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晩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
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
毋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
邪程先生默然而去 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
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講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
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晩更
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遊盡究其道別白是
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
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都佛學公曰

呂郎令公帰多畜
雞魚諸乾物及笋
乾蕈乾以待賓客
以藏雞鴨未生肉
呂人処事皆有長
久之計來方便之
道只如病中風人口
不能言手不能書
而春疾者乃問所
欲病者既不能

只爲見得太近

遺事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篿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晩年習靜雖驚恐顚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水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答適之贈答故公吾教人每事作一譜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末書病者取譜子以示人則可省太半之答凡公爲人處事每每如是也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擧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見童蒙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

又言凡与交游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与故旧欵接一生未嘗犯其祖父諱

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処之曰上詈者知人与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詈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却与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心亦自消退

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得而違也見呂氏雜志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擧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端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元祐間伊川先生旣歸洛寄范公醇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間問事業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敎語甚詳旣而微笑曰却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即侍講之子也

新增 朱子語三條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最後論佛

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要欲有爲比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或褒或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可等無獨領故文字亦蒙之而然耶

學尤可駭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跂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見答林擇之書

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 答林擇之書

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一京聞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 答汪尚書書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爲給諫講讀官

入翰林爲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其
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
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録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
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
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槩他不得而
書也

遺書十四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
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見程氏仝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
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見范公遺書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説與温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脩史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復得他温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必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見程氏遺書

尹彦明問范淳夫之為人先生曰其人如玉 見外書

新增 朱子語七條

竊意范公雖不絶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鄕曲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趨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逈然氷炭之不相入且觀

其辯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一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 先答呂伯恭書

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 見語錄下同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正是他所長說得出能如此分曉

范淳夫說論語較粗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

葬議論家好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

廉按遺書謂范淳夫之葬程子為之經畫擴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免考之淳夫紹聖間謫死化州是時伊川編管涪州豈淳夫之喪歸

于成都而伊川為之往來經紀與化州非人所居時有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著便怕之語則斯惡地固童蔡之所甘心焉者也然人孰無死死有大賢焉臨穴視紼為之深謀遠慮卒免身後之患豈非不幸之幸哉

揚學士名國寶字應之無他叙述獨伊川有祭文而

呂氏諳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

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承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禀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附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 六條

揚國寶應之余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豊中會于都城余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上一差強人意漢將軍 見呂氏家塾記

揚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

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見童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差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才即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方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数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嘗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絶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一本於

云以富文忠公豪享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威敏可代己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豊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粗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新增　朱子語一條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見答呂伯恭書

朱給事 丁丑

墓誌銘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毋宗氏宗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爲脩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租緡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段垣與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督一人而輸以時

足以罷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
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
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
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
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都會事多倚公以辦調
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
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嶽祠以避之神宗山
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
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
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能提舉常平官不
散青苗錢廢償者蠲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

無壓 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
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
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客勿啓訣
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賞先聖增錫土
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
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慎
數易吏九饑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
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便殿訪
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
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
上疏論脩德應變之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

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
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詞制坐落職復知亳州
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
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
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惇睦靡有閒言為人
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處己常若不足脩身治
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
德為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
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
定日為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
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
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
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
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
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
異端以扶聖道家貧素尊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
不足之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
純之修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
銘曰
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
學之強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

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祈村之
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臧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旣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
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
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
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如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
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
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
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
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

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
子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
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
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 四條

公掞昨在洛有書屋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
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掞上殿神考欲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
獸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韓有功大臣

不嘗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頗被斥而不辭六日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掞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蕭中殊不怒也 見王彥霖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更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到也 見胡定公集

新增 朱子語三條

朱公掞排禪學劉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

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叅禪寺院中入室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鑽故公援上疏乞禁止之鑽去声○見語錄

廣按公援此劄東萊文鑑收之朱子嘗謂文鑑之編其例非一不専以文有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之類是已然則文鑑所收公援劄子豈亦不専以文乎

朱公援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

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放意肆志無所不為

廉按程氏遺書云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蘇子之言如此其與洛學氷炭可見矣然敬字乃千古聖賢為學要法而蘇氏以私忿非之其無忌憚為何如哉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七

李郁　西山先生　出名臣錄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党人深之子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縣遞朱異行郡国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勑令所删定官旋以憂去免喪秦檜用事遂隱居家福建以告老二十年卒年六十五

公見龜山於餘杭則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謂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全按而全不合於是取論孟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公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然後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生五歲在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八

劉博士 絢

墓誌銘　　李校書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内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迺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復以君為太學博士又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對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盖以純學懿行君子為難

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
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
官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
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温恭自髫齔
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
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端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
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義也安內
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温和可親遇
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
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
幼以祖蔭得官必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

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旦俾勾稽公尉賓客
之費尤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
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
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朴以期而集有一夫
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為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
終其去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
視所蠲才二三尹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
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案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
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
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
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

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于時及于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踐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毋譁閙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後之時尚以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盡讀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余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

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田氏屯田員外
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
之溫溫淳乎善也養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謟謟
競述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
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循身之長曰益莫知
試其所遭乃奮持力久內明見於躬怡德未大施君
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為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
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

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兹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奠眞以叙其哀

遺事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 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頤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頤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人有

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下同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某昔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却親作何耶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雅言

新增 朱子語二條

程門高弟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

所得尤粹 答或人書

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見語錄

李校書名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篇能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聘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緱山先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於予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

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于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風期自振於流俗閒學不異於淵源子之會中閎肆閎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予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誠予心予異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豈天降災夭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予情親義敦

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慭遺質夫且死同其命傷肯
予與予子疾繼作予為 汝憂予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
踰月予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
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
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
能已也（見程氏遺書 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
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
兄無此言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

别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類編 朱子語四條

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録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得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答程洵書

記録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李端伯所記則平正 見語録下同

李端伯語録閎肆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内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内者亦自不是此語

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録之差否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蚤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

呂寶文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録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遺事四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

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
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罷便令放者只為定
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
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好學初理會箇仁
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
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
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
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
容問且酬長才無不忘諸侯可怜曾點惟鳴瑟獨對春
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傳顏子得心齋見上蔡語錄

馬涓巨濟壯元及第爲泰州簽判初呼壯元呂晉伯爲師謂之曰壯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官不可曰壯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擧之學旣無用脩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譔覆且曰脩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數載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晉伯帥秦時倖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求書見彼公晉白云徽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 見呂氏雜誌

新增朱子語二條

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八禪學去 見語錄

伊川令呂晉伯去了章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癝按伊川先生有答呂晉伯簡謂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于汾脽既為

祚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顚以其像投之河流則延平所言是指此簡至謂此事須自信得及難以教人固矣然延平因晦菴赴召告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爲今日所宜言則亦未嘗不教人也豈以晉伯不聞其去韋安道像而晦菴則封事之上首用師說而所謂教人做者在晉伯則不可在晦菴則可乎

呂宣義 章生 京兆先生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

田故今為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
理監邠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
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
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
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候官縣故相宣靖曾
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
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
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
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
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為不仕無義由是多强君
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以為宮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

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趍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殺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

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教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一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吊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數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

為可行者君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
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
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
是憑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為一
家中國為一人二賦獻縣可見其志矣君既感疾一日
命內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
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孫尚在鄉里夫
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
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
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
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

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

契生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諒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婚飮酒相見慶吊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充必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沒君益脩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

於吾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試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王之法曰如有用我者擧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旣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喩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遺事四條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

知果能終不疑子知他既而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
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劉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
和叔有力爲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
理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它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巽
之范侍郎育
新增朱子語 條
呂與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右直可觀可
惜善人無福兄弟都有立一見和叔做鄉約鄉儀者
一更直截死早見語錄

庶按呂氏兄弟六人其五登科宋史有大防大忠大鈞大臨四人傳淵源錄所收止大忠大鈞大臨三人此三人皆從橫渠學而卒業於二程者也大防傳謂所著有鄉約今觀朱子語錄則又以鄉約爲大鈞著矣宋史龐雜語錄要得其實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固宜呂氏兄弟人人好禮然遺書載橫渠之言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和叔大鈞字也似亦是以禮鄉約之出於大鈞矣三人之賢大臨爲最在程門與游楊謝稱四先生大忠於兄弟中亦推大臨其次則大忠大鈞若大防程子嘗病其俗又謂其學雜至其立朝大節亦無愧也

呂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横渠之門横渠卒乃東見二先生爾卒業焉元祐中為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内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書禮中庸說文集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官學之成莫不見其始論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群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章之職

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其爲人所重如此子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亦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耶將與天爲徒耶將無所適而不可邪是亦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上辰歸祔于先塋乃擇明日還于西都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汲公祭文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

則沒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
聲曰千錢止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
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
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
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吕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
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
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
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
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
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事三條　藍田先生

名臣録朱子曰與叔本是
箇剛底氣質涵養得
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
君子柔爲小人若剛矣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
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
之德見呂氏雜誌

新增朱子語六條

呂與叔文集煞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
千兵萬馬飽滿伉壯見語録下同

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
剛之德相次可以爲答
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又曰與叔論顏子亦如
極好又云未發之前心体
明ゝ具在伊川不破此説
克己銘不合以己与物
對説不曾説着本意

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健多有處說得
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
蔡云上蔡也雜佛老又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
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日煞大段
有骨力惜其早死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
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
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
有爲呂與叔挽詩云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
呂與叔中庸義典實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看呂與
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才進

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復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

伊洛淵源録新增卷第八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九

蘇學士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横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命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爲狀如左云 武功先生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三條

季明安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靜曰然迠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與季明以焞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每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

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横渠横渠有詩云中天宮殿欝岧嶤尾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李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見胡氏傳家録

〈新增〉朱子語二條

蘇惇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孚廖耳詞之未瑩固若可疑然蘇以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為蘇公之

是非也 見答呂東萊書

蔡京攷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蘇李明亦以此得罪語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揚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名對除書局官後復六為竟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上蔡先生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

名臣錄云仗異於禪正在下
等处顔子工夫真百世軌範
舍此並無入路住宅三二十年
不費便虛過了
又云春秋不約如法家斷
例世折以中道耳思因是及
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
之中之說
又云道等如功處若欲少立得
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
乃可得之道未來者何是
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
利達令人少見出脫得者
非是事如禪家透脫閑
功須勉之
又云透得名利關便是小
歇處然須窮理工夫至
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
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又云其緣早親有道復為
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
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
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
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
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學試得失便不復計

若以昨任憂患任意侵
薄矣
又云人之所貴有諸己為難
聞蒼君輩勇猛精進殊可
喜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
九住着覷不破則未論行
險僥倖而后已弱志已衰
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
直一當朝夕點檢令了之
也
論顏子具体而微者合下
未有個地位但未彰著
耳孟子強勇以自任道壁
立萬仞雖敢正觀着非孟
子個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
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
能消磨得盡不然亦大人
未語言不説出來孔子云
事君盡礼人以為諂當時
諸国君相怎生當得他聖
人個地礼而是他只管行礼
又不与你計較長短与上大
夫言便閒閒与下大夫言便

較

明道謂謝子雖少會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見胡氏傳家録

但ㄷ見者聲者見之便
作過之便過盖其德全
畝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
出来与孟子全別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
學時只爲是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
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 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
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
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
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其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

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
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
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
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其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
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
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
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

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它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 案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段胥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靜和靜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晩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録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京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塲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

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録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荅仁處編類看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是自家元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家録

(新增)朱子語十三條

朱子曰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体面而諷誦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語錄序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必以病痛在矜字曰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

先生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後游者公
問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于世上蔡語録後序
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
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
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
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
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
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
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
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

後来於依旧未去說道
理好揚〻地
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
如令人說道愛尽高妙
処說便入禅去自上蔡
以来已然
上蔡观須看記說道
理皆是禅底意思
观他說復与伊川差
似以静処如云見此消息
不下工夫之類乃自謂位
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
下截耳亀山亦如此
張南軒云上蔡論語序
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
說与天地同流処太多
適所以啓学者想像不
帖実之心
朱子曰上蔡語錄甚現 上卷
坊暇日試涵泳之自有
味不必旁求

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
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見上蔡祠記

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
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
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
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矣 見答呂伯恭
書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學亦有差 見語錄下同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
謝氏發得較精采然多不穩帖和靖語却實然意短
不似謝氏發越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有一好硯亦把與人

鄭轂嘗云曾見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掀髯攘臂又云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揎袖以見精彩

上蔡雖不能無過然都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全在矜字曰此說是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

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

徽廟初上蔡召三殿問對語不必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求監局之類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

廉按史稱上蔡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其即建中年號之說乎宋之年號同於衰世及垂亡之小邪者往往有之如前之乾德後之建中是也然乾德不驗而建中則驗是又在乎德之厚薄而不係乎讖之有無而上蔡之論特因徽宗而知之也

潛察院 姜星 廣平先生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

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
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彭守親呂辟公自隨為學
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
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
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
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
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
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
羅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
公自幼不舍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

若其道斋足以覺
斯人餘潤足以澤
天下遭時清明不
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到不爲世儒之習識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藏之如父母於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捄擢擯揆掃女婦某之子適有中

名臣錄公之清德重望皎然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其流風餘韵足以師世範俗

又云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語孟子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遺事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頴悟見程子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新增) 朱子語三條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也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之便不周偏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今當時王氏學盛行熏染得甚廣

游先生大是禪學見語錄下同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明信得及做盡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

游定夫德性甚好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說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焉知他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 語類

着未游定夫後來也是郭當誠有本何人言處須當見定夫集說得醜差矣胡明仲說更從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以所以五峯說從說龜山處覺曰聖門工夫要切只在固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為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氏言今上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九